

地安门

苏雷 著

天安门,皇城南门; 地安门,皇城北门;
南北对应,寓意天地平安。

地安门

苏雷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安门 / 苏雷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6.5

ISBN 978-7-5354-8741-4

I. ①地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9371 号

地安门

苏雷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刘峰

助理编辑 | 杨硕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张 | 8.375

版次 | 2016年05月第1版

印次 | 2016年0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29千字

定价 | 39.80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我是在地安门长大的。我们院的南门紧贴皇家的后花园景山，一箭之遥便是故宫紫禁城，所以地安门又叫“后门”（皇宫的后门）。

当年慈禧太后避难时就是走地安门，出德胜门，奔了承德避暑山庄。

早年间地安门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出溜的地方，那时地安门的城门楼子还在，它在四九城的城门里虽算不上最威风，却也是个让人肝颤的地方，外省官员走后门无不是揣着要闻急件的重差，可一旦到了这个地界，一律靠边下马，低头耷脑地听吆喝，哪位爷火烧眉毛地敢冒进，当即被斩立决都备不住，落下残疾，能喘气就算吃上好果子了。因为地安门内大街全是清政府的衙门重地，什么火药局、织染局、蜡库、帘子库、米粮库、油漆作……看着五行八作，可都归内务府管辖，全是些业务不多、脾气不小的主儿。

我们住的地安门大楼，原先是蒙、满、汉公署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大军进城，军委号下这块宝地，平地起楼，建成了两座绿琉璃瓦的大屋顶楼。当时虽也有人说这建筑是“穿西服戴草帽”，但现在看来这两座建筑仍不失为匠心独具。毛病也不是没有，就是采光稍差点儿，所以本来要用作办公的大楼变成了家属宿舍，也成了我们儿时疯闹的天堂。那幽长的走廊，迷宫一样的楼梯，宽敞的六楼平台和各种鬼鬼祟祟的犄角

看见，成就了我们当年多少梦想。

我住的东楼是总政治部的宿舍，可以说都是文官的后代；西楼是总参谋部的宿舍，孩子普遍好斗，总称“西楼兵”。我们这帮“东楼鬼子”和“西楼兵”从记事起，就战事不断，两楼的小孩儿阵前叫板最喜欢唱的一段就是：“打竹板，板朝西，东楼的鬼子来抓鸡，抓了鸡，还不算，还让老头下鸡蛋……”

但人终归是忘性大的动物，打归打，好归好，我最好的几个至爱亲朋就都是西楼的，雪坎、孔小宝、陈舟平、张米勒，至今都是我最好的酒肉朋友。

< 一 >

地安门大楼是个大屋顶的筒子楼。这里住的孩子只要年龄相仿，基本上都是同学。学校就是楼后胡同里的黄化门小学。这些胡同里的老住户大部分都是旗人，祖上都吃过“铁杆庄稼”，就是不当差不干活也拿钱的主儿，人称八旗子弟。

这些人普遍规矩大，讲究多，而且还有许多能迷死小孩子的玩意儿。我的花鸟鱼虫启蒙全是在这里拜的师傅，雪坎这辈子养花、喝茶的毛病也是打小在这里沾的腥。

记得那时下课铃一响，我和雪坎就开始疯抢作业，争取十分钟搞定，然后跟酸梨、马四去他们院弹球，拍三角，可奇怪的是这二位游仙从来不做作业。我说：“你们就按我的作业本划拉几笔抄上不就完了，何必明天老师检查作业，又不踏实。”

“我没不踏实，抄作业我才不踏实呢，万一再抄错了，你说冤不冤？”酸梨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你他妈就不怕老师找家长？”

“不怕，你问四儿啊！我从来不怕这个。”

“真的，我也不怕。我妈都听我的。”马四在一边证明。

“那为什么呀？”雪坎也不信。

“不为什么，我俩都是亲妈，而且都是护犊子的老娘在家打旗……”

“我靠，谁也不是后娘养的。”雪坎不服气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这咱还真别不服气。咱的娘，别人找上门，准是先骂儿子，后赔不是，凡事都是自己孩子的错。”

“还玩不玩了？要不玩我们俩先走了啊！”酸梨背起书包拉着马四要走。

“别他妈拿糖^①了，我今儿就上你们家玩去，我还要给你妈告状哪！”我和雪坎跟这俩小兔崽子一溜烟跑出校门，直奔腊库胡同。十分钟的路，因为腿急，五分钟就跑到了。还有比我们更急的，王南和易明已开始在门洞里扇洋画了。见我们来，他们收起烟盒，准备继续昨天的弹球大战。

我们俩人一组，玩出锅比赛，赢了的下去，输了的留战，给个捞的机会。玩了四轮，门口进来了一个身材微胖、皮肤白皙的中年妇女，手上网兜里拎着西红柿、黄瓜之类的蔬菜，不用说，我就知道酸梨这皮肤漂白、大腮帮子随谁了。

“行了，散了吧，该回家吃饭了。别忘了洗手啊！”梨妈一下命令，王南、马四、易明撒丫子就溜了。我和雪坎像二傻一样站在当院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二林子，这俩小孩是谁呀？”他妈是不会叫他酸梨的，而我们现如今都想不起他还有个孙林的大号。

“这是陈星和雪坎，也是我们同学，都住地安门大楼。”

“新来的？也都听二林子念叨过，洗洗手，进屋待会儿吧。”

我和雪坎洗了手，屁颠屁颠地进了屋，为了表示礼貌，我和雪坎老老实实地站在门边，我说：“阿姨，我们俩……”

没想到这半句话忽然让梨妈翻脸了：“谁是你们阿姨呀？你们俩怎

① 拿糖，拿乔，指装模作样或故意表示为难，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

么着嘛，我知道你们大楼里管保姆都叫阿姨，我又不是你们老妈子……”

雪坎被训蒙了，也横着出来一句：“那跟您叫什么呀？总不能管您叫祖宗吧？”

梨妈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谲的笑容，说：“这孩子，不吃卦，还当真了。阿姨逗你玩哪，别往心里去。”

“我们不想跟您叫阿姨，我们想和二林子一样管您叫妈……”我说。

“哟，这孩子没发烧吧？”说着她伸手摸了摸我额头。

“我没烧糊涂，我是真心说的梦里话，我和雪坎都想认您当亲妈，您收不收吧？”

“嘿！这孩子半真半假还真把我闹迷糊了。你爸是曲艺团的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可我是啊！戏词里没这出啊！进门就认妈，连点拐弯话都没有，难道你们俩是我上辈子走丢了的黑白小兔儿，如今回窝来了？”

我们都没憋住笑，气氛一下亲近许多。雪坎捅了酸梨一下：“你妈可真逗。”

“我妈是曲艺团唱大鼓的，左邻右舍都知道当年我妈是国宝。”

“国宝？”

“那都是早年间的事了。不提它了。”梨妈笑起来可真好看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后进门的孩子也得知道干妈的身世。”

“这小秃子还挺霸道，好，告诉你，我叫彩云仙，四岁时师傅就托着我登台演戏，九岁时红遍大江南北，在上海大舞台演出时场场爆棚、炸窝，观众都冲到台口伸着手嗷嗷叫，返场十七次都不让下去，要不是台上悬着‘许看，许听，不许摸’，还有我师傅带着一帮武行守着台口，观众都敢上台……”

“干妈，您可真了不起。”

“人这一生都有闪亮的时候，那时候北平城里不知道毛主席的多，不知道我彩云仙的少——我说的可是新中国成立前，不信回家问问你爸你妈去。”

“妈，你说话又走板了啊，我爸不是不让您提新中国成立前吗。”

“还不是因为你拐了这俩孩子上家来认妈了？说说，为什么？”

“陈星说就喜欢有个护犊子的老娘儿们当妈，雪坎也起哄非来看您，所以就来了。”

“小子，二林子兄弟姐妹五个哪，你知道吗？”梨妈指着我。

“知道，从此他们也是我的兄弟姐妹。”

“话是受听，可我彩云仙没这个造化，收不了你们俩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干妈都叫了，您又变卦了？”

“我是护犊子的老娘儿们不假！而且心比天大，恨不能天下所有的孩儿都是我的儿女，可我养不起。”

“我们不用您养活。”

“敢收就得养，收养，收养，哪有光收不养的？”

“我们真的不用您养，将来我们一定养您，您就认了吧！”

“还真没见过这么缺爱的孩子，可认干妈也不是件说笑话的事，你们俩真的不是胡来吗？”

“不是！我们是真的愿意，我们会比二林子更孝顺您。”

“行了，你们俩孩子我收了。一会儿把名字和家庭住址写月份牌上。我还有一个条件……”

“您说，是不是我们该给您磕响头？”

“干妈没有那么旧，我问你们一句，这件事你们打算和你们的亲爹亲妈说吗？”

“不打算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
“我也不想告诉他们。”雪坎也附和。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是咱娘几个的秘密，除非天塌了，否则我不会见你们爹妈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小林子，赶紧趁天擦黑前上东板桥副食店买两毛钱肉馅、一毛钱黄酱、五分钱茶叶末……”

“干妈，我们俩就不在这儿吃饭了，食堂还有饭。”

“废话，不许不懂规矩，今儿是来不及了，给你们擀点儿面条吃，等将来你干妈做七层肉饼、三鲜饺子，保证你们吃得走不动道儿。”

“我现在就走不动道儿了。”

“去吧，和林子一块儿打黄酱去吧。”

“得嘞！”我们哥几个一溜烟冲出了孙家的小院。

这孙家小院在东板桥腊库一带虽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是收拾得方方正正，干干净净。花鸟鱼虫、大枣树、三间正房、两间厢房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四合院。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前，梨妈要立身北京发展，师傅给精心挑的，说这里是皇城脚下，风水好。梨妈是天津人，天津卫起家，北京城里安家。这个独门小院，对外可不独，胡同里的孩子，只要认得酸梨，没有过节儿，敞开来玩，要不是酸梨五年级才转到我们班，我早来这小院儿了。我和这小子认识才半年，也没细攀过道，现如今才知道，孙爸爸以前也在曲艺团待过，是个万金油，吹拉弹唱无所不精，也编过本子，拉过大幕，强项是吃开口饭，评书、相声、快板，说来就来，京津两地耍口条牛×的角儿，提起“云里飞”（孙爸的艺名），没有不高看一眼的。但云师傅在团里不合槽，嫌不自由，老有人拿他说事，与其见天和人干仗，不如辞职单干，这样梨妈也省心，领导也清心。他就在鼓楼后开了个书场，每天午后三点开始，两段书，场场满客，见天儿“捡钱”，听书的都是老人儿，熟门熟脸，有俩闲钱，这是他们解闷喝茶的地方。云师傅还有个搭档，叫金大喇叭，高门亮嗓，零碎多，喜欢说野活，据说祖上也是位贝勒爷，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《赵连龙大战北京侦缉总队》里的赵连龙：“他一身短打扮，一双快靴，一脸大煤渣子，走起夜行步来是膝盖打胸脯，脚尖打屁股蛋，一溜儿滚翻而去，那是卷毛狮子黑，立地滚风雅。知道嘛叫雅吗？千里马，万里驹，滚风雅。最快的就是这滚风雅，眨眼都赶不上它，一溜烟就没影了。”

当然，泡茶馆听书这都是后话。咱再说回眼巴前儿。那天晚上我们

买完东西回来，正赶上干妈在小厨房里擀面条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穿了个开胸小褂，两个奶子像两门炮似的上下颤动着，真好看。我都看晕了，心里一阵狂跳。不知是这狂跳的动静暴露了我在门外黑影里的位置，还是她早就发现了我……反正她连眼皮都没抬：“瞎看什么？当心看在眼里扒拉不出来。”

我觉得血噌地涌上来，脖子都烧红了，上个学期刚矫正过来的结巴又犯了：“我没……没瞎看，真的……真的……”

“别不说实话，干妈又没怪你，男孩子早晚要开眼的，只是等你到了往外掏坏的年纪，干妈早就不在人世了。”

“我不会往外掏坏的，我就是想，以后谁敢欺负干妈，我就弄死他！”

“哟，这孩子还是个狠角儿，看来我这后半辈子要指上这个窝里横的秃小子啦？”

“我不是‘窝里横’，干妈要有事，我真敢拼命！”

“唉，别说那没用的了，虽然干妈年轻时就喜欢你这种一不要脸二不要命的狠角儿，可我不希望你以后闹事，折我的寿。”

“我没不要脸，也不会给你惹事。”

“行了，别跟我犯轴，往深了说，你也不懂。你们现在还是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’的年纪，回屋和他们玩去吧，我这儿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雪坎和林子玩跳棋呢，我本来是想过来帮你干点儿活。”

“干活用不着你，不愿走，陪干妈说会儿话吧。进来坐，炉子边有个小板凳，嫌热就贴墙边坐。”

“干妈，您不说有五个孩子吗，为什么身边只有二林子一个人？”我进了屋。

“简单直说吧，你干爹老根儿是通州府人，老家有老宅，有人手，婆家心疼我和云师傅——你干爹，知道我们又要练功，又要演出，所以把大闺女、大儿子和小三儿都接乡下去了，那地方宽敞，伙食也好，到礼拜，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平时家里只有二林子和小红。”

“那怎么没见小红啊？”

“她才两岁，就在腊库幼儿园全托，要不是易明他妈当园长，还进不去呢。”

“那干爹也是唱戏的吗？”

“你说云师傅？他什么都会。当年在天津他也红过，会的玩意儿多，得罪人也多，如今落了魄了，在鼓楼后说书呢。”

“怎么没见他在家？”

“白天他见天儿在家，您上学，我上班，照不上面是因为他有夜场活，回来得晚……小少爷，我家底儿都摆给您了，咱也该开饭了吧？”

“是，我去摆碗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和雪坎甩开腮帮子猛吃，把给云师傅留的份儿都给招呼了。干妈笑着说我们是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老孙家面条，面条筋道滑润，小碗干炸的黄酱又香又咸，菜码是青蒜、青豆、青辣椒丝，外带一盘切成片的大白蒜。用干妈的话说：“百姓解馋，一辣二咸，这种饭痛快。”

就在我俩吃撑了撂筷子的时候，干妈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个小酒盅，一盘铁蚕豆，一小壶烧酒，然后问我们：“小哥俩以前沾过酒吗？”见我俩摇头，又说，“那就对了。今天不管真假，以后星星和雪儿见我得叫妈。”看我俩拼命点头，干妈脸上放光了，“所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要给小哥俩开开蒙。”她随手给酒盅里斟上了酒。

“酒这东西是男人的回味药，你们就一口闷下去，这火辣辣的感觉会让你们记住。做人有时要有这种感觉的。没事，你们肚子里都有食，来吧。”

酸梨是个小酒虫，打小他爹就用筷子头蘸酒喂过他，所以他没事人似的一仰头干了，随手抓了一把豆吃起来。我和雪坎因为做足了喝敌敌畏的感觉，跟着干妈一口闷下去以后居然也面不改色。后来听酸梨说，这是他爹早年淘换来的六七十度的烧刀子酒，平时都打零酒舍不得喝。

“今儿我妈是真高兴才起心祸害了我爸这点宝贝。”

这酒的威力开始显现了。它一路烧着，从喉管冲进胃里，渗进血里，人开始红了，有点儿要沸腾了，只是被烧的喉头还让你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干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把事先闷好的茉莉高碎^①挪过来，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小碗：“怎么样？喝点茶吧。”

我抿了一口茶：“真棒！干妈，这酒真棒！”

“真棒就好，这东西以后不许沾了。等你们成人以后再开戒也不晚。能听干妈的话吗？”

“是。”我看着她，感觉到世上的亲人真的是需要自己寻找的。

< 二 >

少年时的成长心态，总有点恨天高恨地埜，恨下课铃声响得太晚，恨玩的时间太短，而最容易踏入的误区就是交友无度，腻起来没够。我自从和腊库胡同攀上亲，这条南北胡同的同学都成了亲人。没两个月工夫，从乡下回来的大哥、大姐和小三，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小红就都拿我当直系亲属了。我的举动使得楼里原来跟我一起玩的小哥们儿都疏远我了，雪坎大概也烦了，不怎么和我往腊库跑了，看得出来他拿认干亲这件事当演戏了，没真往心里去。而我是给个棒槌就当针（真）的主儿，从此拿梨妈当亲妈了。

现在想起来，人在十来岁的时候，脑瓜仁似乎还没长成核桃，整天晕晕乎乎像腾云驾雾一般。那时我们在鼓楼后茶馆听了多少场书，除了下午场听不全，夜场几乎场场必到，可想起来说的是什么，都是一脑袋糨糊。但有一件事我和易明、酸梨至今都记忆犹新，津津乐道。

^①“高碎”亦称“高末”，又叫劳保茶，是茶叶店筛茶时筛出来的茶叶末。

那是一个下午只有一堂自习课的日子，下自习后，我们三个照老规矩直奔鼓楼后书场。我们走东板桥，穿东不压桥，走锣鼓巷，直插鼓楼东大街，抹头往西就是钟鼓楼把角，没等我们拐弯，酸梨忽然叫起来：

“嘿，鼓楼前身那儿扎着一堆人呢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二话甬说，一眨眼三个小兔子已经扎进了人堆……好奇心即将带来一场风云大战。

我和易明使出吃奶的劲挤了过去。嗨！这么摆擂台，我们还是头一回开眼。地摊当中摆着一副奇大无比的自制象棋，就像面板上扣着饭碗，奇怪的是红子一方的老将被一颗大钉子牢牢地钉在棋盘上。旁边坐着一个白头发的胖老头。他脸上的那对眉毛，简直像两把刷子，不，两把扫帚！不错，这绝对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扫帚眉。他右手玩着两个大铁球，骨碌骨碌地转着，嘴里悠闲自在地数落着对面的一个红脸大汉：“你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去吧！别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了，让你车马炮还不服气！哼！”周围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。

那汉子虽是个红脸，可被挤对得像个孩子似的央求那老扫帚再来一盘。老家伙得意透了，嘴里说着：“好好，再教你一盘。”一边顺手从大汉摆好的棋子中把红方的车马炮拣出去。“别让棋了，正经下一盘。”那汉子赶忙要拦。“您还不够那份儿。让棋您还中盘输呢！”老扫帚狠得厉害。红脸没话了，咬牙摆了个当头炮。

我和易明在旁边早被老扫帚的狂劲儿气得鼓鼓的了，我们决心帮助那红脸汉子。

我们仔细观察着棋盘上走的每一步。红脸想尽一切办法和老扫帚拼子儿，要不是我和易明一个劲儿提醒他，他早就被老扫帚设下的陷阱、甩出的圈套掐死了。可他不但领情，还让我们少废话。

老扫帚一边和旁边的人聊天逗乐，一边还不断地催我们快走，那神气不耐烦极了。走到第十个回合，红脸的老将被老扫帚的卧槽马一脚踩死了。红脸悻悻地站起来，拎起扔在地上的一捆韭菜，嘴里说着“领教、领教”，转身挤出了人群。身后留下一片讪笑。

“屎包！”易明嘟囔了一声，竟自坐到了老扫帚对面，我赶紧拉了他一把，心想，别看你在学校能拿个象棋冠军，在这儿可没你逞能的份儿。

可易明一本正经，大大方方地坐在那里，那神色分明告诉我，他又要试试自己的胆量啦！

老扫帚伸手胡噜了易明一把：“小伙子，要杀棋，你还太嫩了。”周围的人哄地又大笑起来。老扫帚得意地指着他那被打死在棋盘上的老将：“要想动动它，你回家先练三年再来吧！”一刹那，我觉得老扫帚狂极了，一把拽起易明冲出了人堆。

回来后，我俩激动得一连好几天都只想着老扫帚，再没心思干任何事情了。最后，我们发狠一定要把老扫帚的老将连根拔掉。易明说：

“咱们要给他来点科学性，来点高级的，老扫帚用的都是些自己摸出来的土着。”

我们东奔西走，到处讨教，终于借来了《弈林精华》《梅花谱》《橘中秘》《象棋对局》等一套套关于象棋的书，然后一头扎了进去。整整一冬天我和易明都是捧着棋谱过来的。渐渐地，我们懂得了炮二平五、马八进七这一类象棋术语，学习了记棋、变棋和拆棋。我们的棋艺明显提高了。最后，我们甚至学会了杀盲棋。棋盘已经整个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了。

有一次上课，我捅了捅旁边的易明。“炮二平五”“马八进七”“车一平二”……我和易明杀开手了。那一节课下来，我们班的学习委员，记录了我俩在课堂上做小动作七十四次，其中递纸条四十一次，讲话三十三次。

那学期我和易明的学习成绩，和我俩的棋艺成反比——直线下降。班主任找我们谈了好几次话，最后警告我们：这样下去是要留级的。我和易明守口如瓶，没有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为了和老扫帚拼个高低，我们不惜付出代价，决心冒点风险。

夏天终于盼来了。钟鼓楼前又聚满了一摊摊的棋客。

我和易明连去了两次，都没有堵到老扫帚。我们和那些二流棋手小

试一下锋芒，果然得心应手，所向披靡。

第三天，老扫帚露头了。下了自习课，我和易明跑到那里时，老扫帚已经摆好了擂台。他仍是这里最叫座的，围在他周围的老主顾向旁边一些过路客吹嘘着老扫帚昔日的威风，人们对着那钉在棋盘上的老将指指点点。

我推了易明一把：“正是时候，冲！”我撺掇着我的老伙计。

易明在前面拨开人群，也不管旁边人怎么看我们，他一屁股坐到老扫帚对面。“哈，咳咳！又是你们这俩毛小子。”老扫帚记性还真不错，“咳，得了什么仙人指点，敢来较量？”不到一年工夫，他又添了一个毛病，不停地咳着，好像肺管子里被人塞进一把干草。

“老伯，不瞒您说，”我冲着老扫帚鞠了一躬，“在家赢了我妹妹几盘棋，想把对付她的着儿给您用上。”我白了老扫帚一眼。

“哈，秃小子，嘴倒挺硬。老爷子豁出工夫陪你们码一盘。看你们到底有多大尿！”老扫帚有点动气了，那两条眉毛像两条大毛虫似的不住地颤动。

他习惯性地要把自己的车、马、炮拿掉，易明一把抓住他的手：“别让子儿，老伯，咱们下满盘的。”易明的严肃样子，使老扫帚没再说什么。

开局了，易明走了一步官着，架起了他的当头炮。易明用炮相当厉害，他的密窿炮、马后炮只要闷上，那是没跑的。这点我心里有数。

老扫帚不愧是老杀手，他不慌不忙地支起了他的边马，他用马的功夫我也听这儿的棋客说过。他用卧槽马、钓鱼马的绝活，只要蹬上，也是没法子缓的。

几步例行公事的布局以后，双方接触上了。我们布局的熟练和准确，使老扫帚明白了我们不是来瞎闹的。他已不再和别人插科打诨，把目光收回到棋盘上来了。老家伙开始在中线全面出击，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一个诱饵，恶毒得厉害。他的两个大车在易明营垒里来回穿梭、制动，寻找着我方的腰眼部位准备下手。

易明当局不乱，毫不理会那些飞来食，稳步推进。看得出来，他是按照着数来的。

老扫帚有点心急了，一步失误被易明抽去一个大车。接着，连环马脱了钩，挨了我方一发重炮，阵脚整个乱了。易明挥军直捣老巢，大刀阔斧，干净利索地拔掉了钉在棋盘上的老将。

“轰！”已经被我们遗忘了的观众炸了庙，大家的情绪达到了白热化。老扫帚从来没这么露脸过，周围的人群的嘈杂声，对他无疑成了一剂强力荷尔蒙，老先生的眉毛胡子全支棱起来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会用他的马把我们全踩趴下的。我抬头望了望激动的人群，觉得他们随时会倒下来把我们压扁。

“再来一盘！”老扫帚抬头看了我和易明一眼，那扫帚底下是两团火。

“好吧！”易明这老小子镇静得很，一点不为周围的情绪所动，够劲儿！

这回该我们用红子了。老扫帚默默地掉转棋盘。看得出来，老头是横了心要扳回这一局的。

开局了，这回我们先使了个软着，架起了象，摆出一副挨揍的样子。而老头子也吸取了上一盘的教训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这位平时速战速胜的快手，竟然每走一步，不到五分钟不出棋了。我们给他来了个以毒攻毒，左拉右搓，把老头子弄晕了算。

棋到中局，老扫帚的得力物件已被我方没收十之七八，易明又稳操胜券了。老头子眯缝着眼睛看了足有十分钟，中盘认输了。方才大气不喘的观众，差点疯了。

老扫帚要求再来一盘，我们又同意了。这回观战者再也憋不住了，这些昔日被老扫帚称为“臭棋篓子”的街头艺人，纷纷来给昔日骑在他们头上的霸王支着，一个个兴奋得像喝了四两二锅头。

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十分在行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别小看这两个小家伙，说不定是国手呢！今年的全国象棋比赛，上海就出了个十几